

联合国 大会



CONFIDENTIAL

CONFIDENTIAL

UNEA COLLECTION

Distr.
GENERAL



A/C.4/33/2*
5 October 197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三十三届会议
第四委员会
议程项目 93

南罗得西亚问题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八日莫桑比克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荣幸地随函附上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总统萨莫拉·莫伊塞斯·马谢尔先生阁下于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在马普托所作的关于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的立场的讲话，其中针对南部非洲局势的演变并以津巴布韦问题为中心。

如能安排把这篇讲话作为议程项目 93 下的大会正式文件分发，不胜感激。

特命全权大使

常驻代表

若泽·卡洛斯·洛博（签名）

* Reissued for technical reasons.

78-21615

附 件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
总统萨莫拉·莫伊塞斯·马谢尔先生阁下
在马普托的讲话

就帝国主义来说，南非的种族隔离、纳米比亚的殖民主义、津巴布韦的殖民者的统治，历史注定是要失败的。

战术上的权宜计谋和朝不保夕的忧虑，无可避免地使得资本主义成为这些政权的同盟者。

在南部非洲，帝国主义再度面临困境：它的战术上的同盟与它的保护和加强经济和政治霸权的战略目标之间发生了矛盾。

这个问题是我们国家在殖民统治时期十分熟悉的。

帝国主义面临矛盾一方面，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实际上支持葡萄牙殖民主义，而同时在外交方面又经常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以求避免与必然失败的殖民主义同归于尽。

今天我们注意到，帝国主义正在设法对目前南部非洲的局势找出一种折衷的解决办法。

西方国家的宣传集中力量，试图使舆论相信，我们这个地区的局势只是一个白人少数的优越感问题。

帝国主义把局势简单化，并把它比作南非，设法使我们认为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只是少数统治摇摇欲坠的两个国家。

因此，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现政权的殖民和非法性，就被掩盖起来。

民族解放武装斗争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被描述为我们这个地区的种族战争，是白人与黑人极端份子之间的冲突。

帝国主义这样做，是为了使舆论有所准备，以便对随时可能进行的直接干涉，给予宽恕。

帝国主义设法以坚决反对种族主义和少数政权的姿态出现，实际上它是殖民者的生命财产的保护人，也是平和的解决办法的担保者。

因此，帝国主义声称，南部非洲人民的解放与剥削和侮辱性的现行社会和经济结构的保持，并不是不相容的。

我们务必认识到，我们自己的错误使帝国主义更容易玩弄花招。

我们根本的错误，是在我们传统的忠诚和我们非洲人的热情。

五百年来，我们对于多半来到非洲统治和剥削我们的人，都表示欢迎，把他们当作兄弟和人看待。

在过去几年，我们以同样的心情，欢迎英国的领袖们后来又是北美的领袖们，他们带来了关于解决南部非洲、特别是津巴布韦问题的各项建议。

前线国家和整个非洲大陆，以热烈和真诚的心情，对这些领袖们和他们的建议，表示欢迎。更确切地说，就津巴布韦而论，该政权是如此不人道，如此可憎，使得我们深信，我们真正是面对着一个共同敌人。

我们深信，史密斯和他的非法政权，对我们大家来说，是解放津巴布韦的障碍。

我们以为，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会站在我们这一边，支持津巴布韦人民的解放事业，支持撤消史密斯非法政权。

由于前线国家设法劝促英国和美国领袖时的坦率和真诚态度，使帝国主义得以改进它的战略，并玩弄花招，以致到目前为止史密斯政权仍得保持。

帝国主义正在追求的主要目标，不是推翻史密斯，而是摧毁解放运动，摧毁一切让人民赢得自由的组织。

总之，帝国主义采取了最为一贯的策略。

在津巴布韦，帝国主义与下列两个行动单位共同工作：史密斯及其走狗，英国及其伙伴。

它的行动策略包括两种随时都准备好的解决办法：一种是内部解决办法，另一种是国际解决办法。当一种办法即将带来成功时，帝国主义又叫出另一种办法。

当国际形势对该政权不利时，就有人建议，国际解决办法是使津巴布韦获得自由的最速途径。

一旦国际解决办法似乎即将产生结果，而史密斯在国际一级上不再有耍花招的余地时，就有人设法找出一种内部解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史密斯似乎准备交出权力。

帝国主义鼓励这一种备供选择的办法，同时完全忘记以前的途径。

一九六五年，津巴布韦人民的行动和国际形势，无可避免地使得英国承认该殖民地独立，把权力移交给各民族主义领袖。

片面的独立宣告是头一次尝试一种国内解决办法，旨在解除英国的政治责任。

联合王国在历史上首次拒绝对正式反叛的殖民地进行军事干预时，它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巨大的外交笑剧。

经济制裁的采用，被视为是对反叛政权的重大胜利；国际社会保证把它付诸实施。但是，帝国主义从来没有梦想到要孤立史密斯。

当大多数国家讨论各种方法和途径来孤立非法政权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英国的共谋和直接参与下，设法找出各种方式，制造障碍，使得制裁实际上毫无效用。

实际上，国际帝国主义从来没有同史密斯断绝经济关系。

自由战士与种族主义政权军队之间零星武装对抗的增加，促使帝国主义注意到津巴布韦人民武装斗争有所加强的危险。

一九六九年，特务头子丹尼克·鲁宾逊向当时在狱中的恩达巴宁吉·西索尔进行说服工作，要他同意放弃武装斗争。当西索尔同意时，鲁宾逊要求这必须是他的党的立场，而不只是他个人的立场，作为释放他的交换条件。

其他在狱中的领导人拒绝了由西索尔提出、而实际上是史密斯炮制的提议，这个企图也因此而告失败。

一九七〇年，对史密斯政权的稳定十分重要的葡萄牙殖民主义，在“快刀斩乱麻”行动中遭遇到决定性的惨败。

帝国主义了解这次惨败的战略意义。

英国政府根据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所发表的六项原则，发动了新的外交攻势；这个攻势促成了史密斯与道格拉斯-霍姆间的协议。

津巴布韦的各个民族主义政党受到取缔，它们的领导人被监禁起来。在这些情况下，皮尔斯委员会的报告在国际上根本是不可相信的。

民族主义者了解到帝国主义的矛盾，并于一九七一年成立了非洲人全国委员会，由一位教会人士阿贝尔·穆佐雷瓦主教担任主席。

史密斯不能取缔它！

皮尔斯委员会发觉津巴布韦人民反对史密斯与霍姆所订的协议。但是，帝国主义仍然明目张胆地鼓励非洲人全国委员会的成立，作为一个以穆佐雷瓦主教为首的政党，从而试图保证由一些反对武装斗争的人来领导人民的抵抗。

不久以后，穆佐雷瓦开始批评和谴责武装解放斗争。

同年，奇克雷马开始在赞比亚策动制造分裂的攻势，以便消灭津非民盟。津非民盟也受到影响。

奇克雷马成立了津解阵线。

一九七四年，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失败改变了区内的力量均势。帝国主义加紧玩弄各种手法，试图阻止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胜利。

沃尔斯特试图为进行帝国主义颠覆和外交创造条件和拖延时间，并首次承认有可能就将权力移交给津巴布韦多数人的问题进行对话。

随着前线国家的建立，以及随着殖民者试图拼命阻止将权力移交给莫桑比克人民的行动遭到失败，南部非洲的力量均势正朝着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方向发展。

维多利亚瀑布会议的筹备性接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该会议达成了一项协议，即结束武装斗争，作为释放被史密斯监禁的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和撤离在津巴布韦作战的南非部队的交换条件。

帝国主义在维多利亚瀑布又再次取得了胜利：

- (a) 非洲人全国委员会处于分裂状态；
- (b) 武装斗争陷于瘫痪；
- (c) 国际社会迷失方向，陷于混乱，不知应支持谁或如何支持津巴布韦的解放。

因此，正当史密斯在索尔兹伯里同乔舒亚·恩科莫进行谈判，试图达成第二次内部解决办法之际，帝国主义则使用其现有部队，对安哥拉进行侵略。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毫不容情地击败了这些侵略者，加强了国内人民在该国的力量，并断然扭转了该区的力量均势。

帝国主义的声望已经大跌。人民对于越南、老挝和民主柬埔寨的胜利记忆犹新。

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选举日期日渐接近。

与此同时，尽管维多利亚瀑布的会议未能成功，但是津巴布韦的民族主义者决心继续进行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他们开始重组自己的战斗部队，并成立了津巴布韦人民军。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发布命令，对该非法政权实行全面制裁。

索尔兹伯里政权的内部局势迅速恶化。

三月十九日星期五，史密斯正式终止了同乔舒亚·恩科莫在索尔兹伯里举行的谈判。他放弃了内部解决的企图。

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一，英国外交事务大臣向议院发表谈话时，提出了一项新建议。

帝国主义支持了这个主动，并再次提出了一个国际解决办法，以代替那个有害而无利的内部解决办法。大家又要再度讨论整个问题。

英国的提议要求召开一个会议，让有关各方参与讨论津巴布韦独立的问题。

爱国阵线于会议的筹备阶段成立。

有三个代表团代表津巴布韦出席日内瓦的会议：爱国阵线，以及穆佐雷瓦和西索尔分别率领的代表团。美国以观察者身份出席了会议。

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在内部又试图炮制第三个解决办法，即怂恿奇劳和恩迪温尼两个部落酋长参加罗得西亚阵线的领导。

日内瓦会议的结果又一次促进了帝国主义的目的。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之间的分裂愈加扩大。史密斯利用暂时中止但不中断谈判的手法，制造令人期待和捉摸不定的气氛。

日内瓦会议的结束标志着津巴布韦人民军的严重危机。

武装斗争松弛了。由于武装斗争停滞不前，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经决心不用国际解决的办法。日内瓦被遗忘了。

不错，各前线国家在这段期间增加了接触。但是，接触的目的是为了参照从这些接触所搜集的情报，纠正对局势的分析，并改善今后的计划。

当危险一旦被克服，而武装斗争也加紧进行时，帝国主义又采取了新的外交主动。

那个新的英美提案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第一个具体提案。

那分文件载有关于民族主义者的积极事项，但与此同时，它又载有公然侵犯那个未来独立国家的主权的条款。

如果各民族主义者或他们其中一部分人拒绝了这个提案，帝国主义一定会发动舆论，把他们说成不妥协者和恐怖主义者，使他们孤立无靠。

相反地，如果他们接受了这个提案，这样一个解决办法不但会维护了一个经济和社会特权的殖民结构，而且也会象征着解放斗争的投降。

爱国阵线和各前线国家作出的答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极为不利。

在国际一级，爱国阵线和各前线国家召开的各次会议，使该英美计划变为一分日益符合津巴布韦人民利益的文件。

帝国主义见到该英美计划有可能朝着危险的方向发展，便回头采用它那套老战略。

在爱国阵线正式接受那分文件为进行谈判的合理基础的第二天，伊恩·史密斯又重新进行对话，再度促使冲突区域化，并使英国放弃它的责任。

伊恩·史密斯的介入，是为了把英国从一个复杂的处境中解救出来。他的提案提出了第四次内部解决办法，并在三月三日正式签订所谓“内部协议”，使那个提案成为正式解决办法。

津巴布韦人民对该项“解决办法”的答复就是进一步加强武装斗争，并将战斗一直推进到索尔兹伯里的市郊。

该政权的经济危机逐月加深。

随着帝国主义为纳米比亚炮制的内部解决计划遭到失败之后，纳米比亚独立在望，那个前景加强了支持南部非洲人民解放的力量。

在前线国家的支持下，英美计划逐渐有所改善。

武装斗争正在全力进行，并伸展至整个国家。

史密斯觉得他正在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拖延时间，史密斯觉得他不得不接受英美的提案。

那年六月，他在津巴布韦境外同所有有关各方一起参加了一个会议。

英国和美国方面于七月五日将这件事通知了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

参加这样一个会议，就等于是就该政权军队的解散、有助于实现独立的筹备工作、新国防和保安部队的成立和独立的津巴布韦的宪法进行一次辩论。

爱国阵线同意史密斯先生参加会议。

正当英美领导人不能再不举行制宪会议，在“内部解决”上签过字的那些非洲人在国内国外也都信誉完全扫地的时候——简而言之，正当津巴布韦的真正独立已经在望的时候，帝国主义又重施故技了。

史密斯重开对话，并提出第五个内部解决办法，再度放弃以国际方式解决的尝试，遂使英国可以不必采取明确的立场。

报上征引大卫·欧文博士的话说，他准备前往参加会议，但他并未动身。

史密斯对乔舒亚·恩科莫发动了一次联络攻势；奇劳和恩迪温尼，其他部落酋长、宗教领袖、商人、甚至保安部部长德里克·鲁宾逊都参加了这个攻势，为八月十四日的直接会谈铺好道路。

下面摘要叙述了该政权同恩科莫进行接洽期间的立场：

(a) 该政权声称穆佐雷瓦不够资格，而西索尔则反复无常，作风慌乱；

- (b) 该政权觉得西索尔和穆佐雷瓦欺骗了它，这两人扬言有能力实现仃火，实则他们代表不了任何重要势力；
- (c) 该政权自称代表津巴布韦人民的意愿；
- (d) 该政权代表人民邀请恩科莫担任新政府首脑；
- (e) 该政权愿意接受穆加贝参加新政府，如果恩科莫以此为条件的話。

在各种接触中，该政权对乔舒亚·恩科莫特别重视，断言它认为他是能负起治理津巴布韦任务的唯一领导人。因此，该政权现在承认它监禁了十年的一个人的才能，尽管监禁的原因正是由于他要求独立。这是什么缘故呢？

因为史密斯知道爱国阵线是斗争中的人民的合法代表，因而就设法分化，消除爱国阵线对它构成的威胁。

在会谈中，该政权将三月三日所谓“内部解决”的失败归咎于西索尔和穆佐雷瓦。而为了实现这一解决办法，这个政权曾大吹大擂地赞扬西索尔和穆佐雷瓦，说他们态度温和而现实，是津巴布韦人民的真正领袖。

如果爱国阵线当时接受了史密斯最近的提议，那末，它的领导人要多久就会被控以不够资格呢？

穆佐雷瓦和西索尔同意参加史密斯政府的时候，也同意了一个妥协办法，这个妥协办法是杀戮、绞死、酷刑、集中营和对津巴布韦人民及邻国人民进行的军事侵略等行为所造成的。

帝国主义引诱西索尔和穆佐雷瓦参加了内部解决，遂使他们万劫不复地介入了一个违反他们自己同胞的利益的政策。

在同恩科莫进行会谈期间，史密斯对西索尔和穆佐雷瓦根本不看在眼里，因为在政治上他已经把这两个人一脚踢开。但是，他还要公开地让奇劳和恩迪温尼留在政治舞台上，因为他们是该政权多年的忠仆，是罗得西亚阵线政府的傀儡部长。

史密斯声称一旦可以顺利地将权力移交给一个合格政府，他就愿意放弃权力。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合格政府接掌权力，但是所谓合格是就那一方面来说呢？是继续进行杀戮、武装侵略、剥削和肆意压迫吗？是保持一个殖民经济、切实经营特权结构吗？是代表南部非洲境内的一种帝国主义战略吗？

还是我们要将权力移交一个能够确保和平、自由和进步、能够保障津巴布韦人民的利益的政府呢？我们都急于看到权力顺利获得移交。但这是何所指呢？是指保持现有的特权结构、国家机构、镇压性的警察部队和罪恶的军队吗？还是指终止歧视、终止不公平现象、为享受真正民主建立条件呢？

一个对人类犯过罪行的政权，一个被全世界谴责必须解体的政权，它的犯罪首领不能取消评定即将取该政权而代之的政府是否合格的权利。这个政权不能对权力的移交擅作主张。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英国和美国所发生的作用证明安全理事会开会选举驻地专员和联合国部队指挥官，动员国际社会施加经济制裁，或扬言已经承担国际责任，这一切都不过是为了争取时间而耍的花样而已。

现在很明显，英美两国政府对史密斯的伎俩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劝阻，尽管这些策略明目张胆地否定了它们的建议。

英国的领导人公开发表演讲，鼓励史密斯继续进行这种伎俩。

现在英国和美国方面自己出来大谈史密斯的倡议的积极性了！

这些英美领导人正是阴谋策划，在我们中间挑拨离间，炮制分歧，说什么内部解决是一个正确步骤的那般人。但是，他们从未解释过这种解决办法的积极性在那里。

今天和以往一样，帝国主义进行的是一贯的战略，最近在津巴布韦——特别是一九七四年以来——所用的就是这种战略。

今天和以往一样，帝国主义的基本目标是在分化那些支持南部非洲人民的解放的国家，并消灭解放运动。

对民族主义领导人进行诱惑，使他们作出叛国和政治自杀行为，这是帝国主义战略的一贯特征，史密斯政权尤其如此。

当前的史密斯政府在继续进行其歧视政策和犯罪行为，在这个政府里，人们可以找到仅在两年以前还是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人士。

是什么政治过程使他们成为目前自己同胞的敌人和史密斯的同伙呢？

穆佐雷瓦主教在坐牢时被民族主义领导人选出来发动运动，反对皮尔斯委员会一九七一一一九七二年向津巴布韦人民提出的史密斯及霍姆建议。

在这位主教的主持下，南非人民大会有能力动员人民来反对这一帝国主义计划。任务达成以后，南非人民大会并未解散，实际上倒变成一个政党。

虽然所有政党都被禁止，每一领导人都被监禁，该政权却容许穆佐雷瓦继续活动。根据南非人民大会领导人的谈话，该组织采取反对武装斗争的立场。

这是穆佐雷瓦同民族解放斗争间的第一次矛盾。

这是一个过程的第一阶段，使穆佐雷瓦可以在国际上发言反对解放斗争。

后来他参与了种种分化战术，终于在“内部协定”上签了字，其实这不过是他执迷不悟地要背叛到底而已。

恩达巴宁吉·西索尔牧师也是根据“内部协定”所成立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是津非民联的创始人之一，并曾任主席。

一九六四年，他和所有其他领导人一样遭受监禁，他的党也因主张武装斗争而遭受禁止。西索尔在狱中同罗得西亚保安警察头子德里克·鲁宾逊有直接接触。

为了及早获释，西索尔公开谴责武装斗争以及正在为他所领导的党进行斗争，不惜牺牲生命的战士们。

西索尔的背叛是他所走路线的第一步，这个路线会使他在获释以后，不断玩弄手腕，促成津非民联的消灭，而终于同史密斯结成联盟。

詹姆斯·奇克雷马是该政权的能源、矿业和公共工程的“黑人部长”。

在参加民族主义青年组织积极进行政治活动之后，他加入了津非民盟担任代理主席，和当时在监狱里的乔舒亚·恩科莫的代表。

他的地域主义倾向和他的权力欲使他很容易成为敌人的俘虏。他系统地发动了分裂策略来破坏津非民盟，然后脱离了混乱分裂的党而成立了津解阵线。后来他加入了穆佐雷瓦的非洲人全国委员会。他站到主教的这一边，签署了内部解决方案，彻底地背叛了。

所有的人之中，穆佐雷瓦、西索尔、奇克雷马三人是最出名的叛徒。其他还有尼安多罗、加贝拉、莫达扎、马林迪等等。

妄图诱惑和打击民族主义者的阴谋仍继续进行，该政权利用各式各样的人，其中有宗教领袖、部落酋长、商人、普通平民或象德里克·罗宾逊、恩迪韦尼和奇劳等这一伙与史密斯有直接联系的人。

德里克·罗宾逊是吸收西索尔的人，当时西索尔在狱中，罗宾逊是该政权特务警察的头子。

恩迪韦尼是在担任狱警的时候被提升到部落酋长的地位。过去他是罗得西亚阵线政府里的一名部长。

奇劳被升为部落酋长时他也是一名狱警，过去曾是罗得西亚阵线的副部长。

一九七六年底，这两个部落酋长奉史密斯的命令搞了一个津统民组，这是罗得西亚阵线的分支组织。

另一种粗暴的企图是组织另外一个力量对抗爱国阵线在津巴布韦人民中的影响力，津统民组在黑人当中是该政权的一个特务警察单位。这些是史密斯所选的伙伴专门在我们中间收买间谍和叛徒。

这些都是一些走狗，他们竟有脸站出来代表人民说话，竟敢声称他们是保卫津

巴布韦的和平与自由。

这些都是一些叛徒，但帝国主义称他们是有用的人、有能力的人和有善意的人想要同爱国阵线达成正当的协议。

至于说到史密斯，他在尼亚宗尼亚、奇莫约、坦布韦实在太有名了。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和赞比亚边界的人民，集中营里的津巴布韦人民、我们每天被处死的烈士的寡妇孤儿对他是非常清楚的。

史密斯，他以目空一切的态度竟然代表人民说话。

史密斯居然讽刺地同我们一起谴责穆佐瓦和西索尔的无能。

他竟然相信他可以在我们中间找到他的政权的继承人，这是对我们的一种侮辱。

史密斯公然蔑视联合国、非统组织和国际社会，不承认爱国阵线，自大地想要同单独一个人说话。

史密斯，这个野蛮的外国雇佣军的头子，他自诩为统一与和平的保护者，安定和秩序的战士和参与对话的国家代表，他想要开展一个对话。

史密斯，他企图要爱国阵线和前线各国接受他为对话者来使他的种族主义、反叛的和非法的政权合法化。

在分析过津巴布韦问题的内部解决的各种计划，和引诱前民族主义领袖的情况之后，我们了解了史密斯最近倡议的计划的目的是。

当帝国主义企图收买恩科莫时，帝国主义基本上想消灭人民的武装斗争，抹杀解放斗争的实际内容。

为了这样做以及为了要配合恩科莫政治地位的垮台，帝国主义需要分裂爱国阵线，在我们人民中间制造混乱和歪曲敌人的正确的定义。

当帝国主义企图收买恩科莫到史密斯政府里时，帝国主义想要渗透津非民盟和侦察它的军队，同时还想实施戴维·欧文所设想出的主意：儿童回到学校，工人回到矿场、农人回到田地。

实际上，这等于是削弱人民军，分散它的战士、农民、工人和青年，以图维持史密斯的军队。

帝国主义使用分裂爱国阵线的手法，试图孤立罗伯特·穆加贝并使人民大众认为他是一个不妥协的激进分子、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极端主义分子和一个叛徒。

帝国主义以消灭爱国阵线和困扰解放斗争的办法来制造条件，以便保护殖民资本主义基本的政治和经济结构。

在国际一级上，帝国主义者的目的是在前线国家之间制造矛盾和在非洲统一组织制造混乱，消灭非洲解放事业的这个重要部分。

帝国主义在试图引诱恩科莫时，想要把解放斗争说成是解放运动的派系之间的内战，混淆国际社会的视听，使解放运动失去国际支持。

这样你就找到一切必要的理由要求联合国取消经济制裁。

引诱恩科莫的企图证明了帝国主义直接插手干扰这个区域。

以分散国际社会、把权力移交给傀儡政府和把解放斗争说成是一个内战的手段，帝国主义将找到借口在这个区域进行军事干预和制造武装冲突，就象是以前在越南和朝鲜所干那样，我们只举两个例子。

帝国主义者在南部非洲进行干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这个区域所占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性。所谓的好望角航路以及丰富的矿物资沅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具有决定的重要性，这些地区是维持帝国主义霸权所必需的。

另一个因素基本上是文化的，是同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本质牢不可分的。罗得西亚殖民者和他们的财产的命运是南非内部安定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帝国主义者南部非洲的利益的堡垒。这就是何以南非必须保证和保护白人殖民者的特权的原故。

帝国主义不断利用史密斯的种族主义政权来执行其战略，因为它在津巴布韦无法找到一个有足够权力能够为津巴布韦人民和世界所接受的新殖民主义的领袖。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帝国主义企图引诱乔舒亚·恩科莫、恩科莫以及没有罗伯特·穆加贝的参加而拒绝讨论史密斯的邀请，因而阻止了这个计划这一阶段的实现。

帝国主义干涉的基本目的是动摇和阻碍这个区域的进步主义国家的发展的进程，阻挠它们赢得独立；帝国主义的目的是要保障剥削制度的存在。

大不列颠或美利坚合众国以及史密斯或奇劳等所提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帝国主义的建议都有下列相同点：

1. 它们拒绝武装斗争的结果。它们自认是代表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是武装斗争没有办到的。

帝国主义知道，武装斗争是津巴布韦各种事态演进中的具有决定性的部分。每次武装斗争激化时，帝国主义就加强其外交活动。

帝国主义知道武装斗争是把人民从剥削、压迫和羞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的最好的文化的标志。帝国主义为了阻止解放进程的深入发展，妄图系统地分裂解放运动并从政治上或从肉体上消灭解放运动的领袖。

2. 这些建议想使反叛的和非法的史密斯政权合法化，使它成为任何解决方案里的一部分。这样，他们试图把殖民者的权利合法化。

就帝国主义大众宣传工具而言，史密斯是殖民者的代表。与史密斯站在一道就标志着与殖民者的利益站在一道。

帝国主义宣传的方法是不能忽视的。

当西索尔表现出对津非民联不满时，他成立了一个新的有关一方。穆佐雷瓦和恩科莫也是一样，成立了两个非洲人全国委员会。

帝国主义者甚至考虑到奇劳和恩迪韦尼以及由史密斯建立并以经费支持的津统民组，使他们成有关的两方面。

对罗得西亚阵线来说帝国主义的反应是不同的。党内持有异议的各派既不代表任何人，就不被认为是谈判的有关方面。

但是英—美当局却把史密斯完全不予考虑并认为是无能和政治上毫无用处的西索尔和穆佐雷瓦称为“有关方面”。

最终的目的是在使津巴布韦的反对派同殖民者的团结对立起来。

3. 这些建议试图维持权力的结构，从而保持社会的特权结构。帝国主义打着经济和社会混乱的危险旗号，妄图阻止独立的津巴布韦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变革，使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免于崩溃。他们本着这些方针，有计划地否定以武装斗争争取解放的途径，而且他们要把所掌握的权力从他们血淋淋的手中移交到他们称为“安全可靠的手”里。

4. 这些建议企图挽救殖民者的利益，揭露了帝国主义者渴望取得安全。对帝国主义来说，殖民者代替了文化、科学和进步，他们是社会安定的要素，也是文明、西方文明的保卫者。这就是帝国主义者每一项倡议中显然含有的种族主义态度。

对基督教和西方文明来说，死伤十来个殖民者，尽管他们是半军事性组织的成员，也比津巴布韦六百个难民被杀害更值得注意。

各国首脑开会讨论在安哥拉已被定罪的雇佣军的命运。但是，在津巴布韦被该政权军队和警察监狱每天杀害人民的事件，在经断定值得报道时，却只在报刊里不注目的地方略提几句。

假如在尼亚宗尼亚被屠杀的六百五十个难民是英国人的话，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又会有什么反应呢？

如果被该政权绞死和杀害的几十个人是白种美国人的话，反应又会怎样呢？

在非洲，最近有许多的事例可以答复这些问题。

5. 这些建议试图使我们相信独立是联合王国或史密斯给予我们的，而不是人民的胜利。

同样，所有那些建议都被称为是友好的表示而不是斗争进展的成果。

降低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蔑视爱国阵线的存在是帝国主义企图不经由谈判来终止战争行动所玩弄的手法。

6. 这些建议主张南非是导致津巴布韦独立所达成协议的每一个解决办法的组成部分。

南非共和国是帝国主义在非洲的看门狗，是维护它的利益和保护殖民者的保卫力量。

让我们分析一下帝国主义如何在极好的协调下发展它的两面战略。

联合王国和史密斯是一丘之貉，都是帝国主义。

史密斯只不过是在津巴布韦定居的殖民者的代表。他的势力，自从片面宣布独立以来他的政权生存的能力都是由于得到帝国主义者的支持。

史密斯政权是不合时代的，是上一世纪的应声虫。帝国主义给予支持是为了争取时间，寻找一个替代者，即寻找一个新殖民主义的解决办法。对帝国主义来说，史密斯还是有用的，但只是非常短暂罢了。另一方面，对史密斯来说，帝国主义却是极其重要的。

因此。我们有权说联合王国是谈判的一方，并有权强迫联合王国负起它的真正责任。

正因为这是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联合王国发动了它一切的影响力再次放弃它所扮演的主要角色，直到史密斯陷于绝境时它才负起它的任务。

帝国主义选定联合王国来监督它在津巴布韦的利益，因此，它是谈判中唯一的真正参加者。

当我国的经济经历着变革的危机时，当外国技术人员离开我国的生产单位时、当最重要的农民宰杀牲口、毁坏设备和荒废田地时，当我国人民面对着殖民者贪婪的掠夺时，我们毅然执行了国际社会的决定，关闭了我国同非法政权的边界。我国人民正在进行重建国家的事业，对他们来说，这项决定实在是经济和财政上的重大牺牲。

尽管受到凶恶残暴的种族主义政权经常侵略和攻击，我们仍然坚决支持津巴布韦人民。

今天，我国的国防加强了，我国的安定增进了，我们的意志就更加毫不妥协。我国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在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这种精神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坚定原则，是我国文化和莫桑比克人格的基本部分。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是在民族解放武装斗争中诞生的，这个自由和主权国家现在和将来都要支持津巴布韦英勇的解放斗争。

我们对于所称武装斗争和谈判是相互排斥的、在民族解放过程中是矛盾的理论，决不接受。

我们不喜欢战争，但是我们认识到当矛盾无法解决时，只有战争才能导致和平。

我国有一句俗话形容这一点：如要喝茶，先烧开水。

谈判是胜利的一个重要部分，却不是一个决定性部分。

我们十分明白，在这种情况下，谈判是胜利的武装斗争的结果。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认为武装斗争是胜利的首要的和决定性的因素。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支持津巴布韦人民为解放祖国而进行的合法武装斗争。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坚定地支持津巴布韦人民愿望的合法代表——爱国阵线。

津巴布韦一定会独立!

津巴布韦人民一定胜利!

非洲一定胜利!

继续奋斗!

- - - - -